

呂尚

殷地朝歌北門孟津已經被大雪覆蓋了，碼頭、船塢只剩下黑黑的木柱，孤零零的插在雪地上，河岸邊日漸結冰，大河水變成一條小溪流，夾冰帶水掙扎前進，枯黃乾焦的草枝子，可憐兮兮被雪花覆蓋，所剩不多。

每一個人都躲回家裡，準備躲年獸。呂尚也不例外，現在他無法天天跑出去河邊垂釣，只能窩在家裡頭，聽老婆馬氏高潤的數落！他無處可去。

呂尚百無聊賴，他在家裡的大堂上擺弄那些烏龜殼，將獸骨壘成一堆，他向妻子要個陶盆鋪沙，又被馬氏嘮叨一通，但是，畢竟還是老妻知情知意，她還是騰出一個少用的陶盆子給了他去，呂尚對老婆的嘮叨是左耳進、右耳出，一概聽不見、看不見！

膠鬲對呂尚好，呂尚在膠鬲載戎鹽回來以後對他說，自己想要在大堂上放張木床，膠鬲仿著離宮裡紂王的大床，給他做了一個小號的木床來，同樣無邊無床柱，廣約五尺寬三尺，呂尚很滿意，天天在木床上用功擺弄獸骨。

他現在又在床上擺弄那些烏龜殼和獸骨了，一兩百枚筍管竹片也散在床邊，他覺得這樣散成一團也不是辦法，他從廚房拿來幾個竹架子，放置床邊，竹架子是平時高潤放置醬料盆使用，這又惹來老婆一頓大罵，高潤無法阻止，只能罵兩句又隨他去了。

呂尚把獸骨和烏龜殼竹片都往架子上放，這樣好多了，竹架子分三層，每一層三格，正

好將他那一枚鑲銅邊的大烏龜殼放在架子中央，那枚烏龜殼下方的洞，已經被他用木頭塞住了，拿來搖竹片剛好。

烏龜殼平放不好看，竹架有間格，正好將烏龜殼豎起來放好，插上竹片……，很有模樣。他居中而坐，手搖烏龜殼筮了一下，竹片散了一床一地，呂尚撿拾竹片要下床，很麻煩！他挪了個位置，臉朝西靠床邊跣坐而坐，讓面前的地方大些。

這樣一來，右手拿竹架上的烏龜殼還順手，高潤拿來一爐辛夷香，正好放在左手邊，很好，白髮白鬚白衣裳的呂尚跌坐在床上，看起來很端莊。

竹片太多，呂尚將竹片分成四包，每一包稱為一策，每策五十隻竹片，用棉布囊包裹，分置於竹架上並排放好，這樣子看起來又好多了！

五十隻竹片子無韋編也算一策？呂尚覺得這無所謂，反正都是唬人用的，這樣子分放好拿、好抽籤。

烏龜殼實在太多了，一個竹架子不夠用，最好有四個，這要等到開春以後，叫膠鬲在到南門市集上，再去多買幾個回來使，呂尚很滿意現在大堂上的安排，這樣一來，他不用每次都去搬那張大牛皮出來，有了這些物件，夠了！至於那張牛皮，要等有緣人才能看見了。

馬氏高潤自娘家父親那裡學來了念唱，心情好多了，至少平日裡還有些娛樂，時時在心中念唱，讓內心平靜，那音調這樣好聽，有時候她一個人在家，也能念唱出聲，一洩胸中鬱悶。

這個呂尚冷天無事，就跣坐在大堂的床上搗鬼，搖晃那些竹片，擺弄那些烏龜殼和獸骨，

沒事還拿走了她的醬料架子，兒子們回來過，送來一些肉脯過冬，家裡平日也不缺糧不缺絲，高潤還是天天刺繡績織，織幾匹布料，開春好去市面上換幾樣家裡用的物件。

高潤見呂尚這樣天天擺弄烏龜殼，移動床邊的物件也不是辦法，她教呂尚念唱，呂尚居然一學就會，他天資頗高，念唱的有模有樣，一些也不用她再教了，老夫妻兩人天天念唱，家裡也和諧許多。

呂尚有很意思，他說自家是夫妻凡人兩張口，今天心想什麼，就兩人一起唱吧，這樣念唱才是同心！

高潤很不以為然。呂尚有時候也改音調、添唱詞，有時候夾雜自己的心裡話來念唱，隨音念唱出口，他又不想讓老婆知道，他故意口齒含糊不清，把念唱唱成了囈語，這樣他又有話說了，說他在唱的是呪，藉著老婆馬氏教習的音調，他念念有詞，日日就聽他翻來覆去的唱呪：太公在此、百無禁忌！

